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蘇頌
奉政太天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首夏後孝若東方朔畫贊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積以爲

純美粉黎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音今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庶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如淳曰矻矻徒徒及至巧治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鏑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風胡治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

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姝功鑿工

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剽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溱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也漢

書音義曰切忽若篲汜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汜灑也漢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其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

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

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駮乘且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

良馬名也駕則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無

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無

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縱騁馳騖忽如影

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二縱騁馳騖忽如影

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者莫苦盛夏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給葛也襲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凄愴論語曰狐貉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區一侯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齊相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相公設庭燎

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療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
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禮
之甚月四方之士相運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
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勞於求賢而逸於
治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善解詰曰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
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
太公魯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
入百里自鬻竈咸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為之也竈咸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也運籌策上音諫諱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張晏
幽也溲狎也辱汗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比蔬食
釋此木屬藟案屬以繩為履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膏悼台
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

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
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
長嘯動於巽林二蟋蟀俟秋吟蟬蛻出以陰易通卦驗
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蟬蛻出以陰易通卦驗
蟋蟀蟲各出謂之蜻蛚也毛詩
蟋蟀在堂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各出謂之蜻蛚也毛詩
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
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
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大人言龍飛在天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大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響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

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

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拜逢門

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其道傳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龍髯號故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權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舉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

疾於倍風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淵公曰今王已出吾遵游自然之

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何必偃

仰誥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

子

曰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立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詩曰濟濟多士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號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虎漢書曰昭帝時

擢充國為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

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國至西部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應劭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請奮其族于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請伐德矜功

罕之羌

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

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罕守節屢奏封章漢書

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已

陽雜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

百請罷屯兵奏可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饗于

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詩小雅曰方叔在止其車

召虎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栢栢亦紹厥後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

王曰勗我夫子尚栢栢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錢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乘帛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未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未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其具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平冬十月五星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西零不順東夷違逆西零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栢栢上將寔天所

也啓栢栢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憲章百揆為世作

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

朔風變楚

方也楚南方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比鄙之音身死

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寒澤露澀荒功銘鼎鉉

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

深渭陽馬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勲毛詩曰錫介

全我將軍啓王

上郡尚書曰建

傳子傳孫顯顯今問

顯顯今德又曰今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字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酒更日月為高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子中道失志居無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

介公子搢紳處士

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

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符曰禍亂

鋒起君若賢旒

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

名之如酒槽也

奮髯踣踞枕藉糟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毛詩曰君子陶陶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廣雅曰擾擾亂也

公之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贏之交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

子之化仲尼也李執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噬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主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天梁張

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

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魏傳寬軍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歆大行廣野君高陽酈
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
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
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黷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

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媾也

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波

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啟下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尚書曰天祿

尚書曰天祿沈跡中

鄉飛名帝錄

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玑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

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入

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

豐谷

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居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場山澤間曰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金精仍類朱光以

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渥

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

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尚書

心知訓又曰後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

堂堂蕭肅公王迹是

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毛詩曰無競維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

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體國垂制上穆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

各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

所宗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

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

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

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

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越大破之又從

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謂者

郭秋曰位次肅何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諡

第一曹參次之 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 求言配命因心則靈

毛詩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

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大史公曰虞卿斷 鬼無隱謀物

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則深揣情 無遐形武關是闕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知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人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

謀鬼謀百姓與能 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是身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銷印其忌廢推齊勸立漢

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

欲往而羽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

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境而

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運籌固陵定

固漢書或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

策東龍三王從風五侯允集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雅

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

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

項羽敗白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霸楚寔喪

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怡顏高覽彌翼鳳載託迹黃老

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奔人間事從赤松曲逆宏達好

子游耳乃李辟穀導引輕身

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奧九地匪沉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子

音謀將伐其謀先其末非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音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鷓冠

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奇謀六套舊嘉慮四迴漢書曰

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規主於足離項子懷格人乃

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

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沐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指數萬

金行反間問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

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問敢知

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

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

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

此言有符仲子之訪未詳也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知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
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
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迎文以謀
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哭高以哀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非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
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李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擊魏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大兵從百安陽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李燕趙起輕騎二千人人特一
赤熾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拔趙起熾立漢職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入趙壁皆拔趙熾立漢赤熾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子
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
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八禽夏說開與李奇曰
信發捕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去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至臨淄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相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趙屬冀州齊代屬青
之風必偃
川四邦魏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
代趙齊也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詐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表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
東海已見九錫文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前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勝楚勝人謀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已見上文和二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崩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功彭越觀時發歸迹匿光民具爾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發歸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雁揚杜預左氏傳注曰籍歲收與籍古字通也父時維毛詩曰赫赫師尹氏具爾瞻又曰維師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售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給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限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列鯨布耽耽其眇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觀幾蟬蛻漢書曰布問行與何歸漢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悟主革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二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貢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元凶既夷寵祿來假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羅於虎臣也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保大全祚非德孰可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世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能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

詩曰文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

王有聲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與趙王歌走入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

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耶廢立耳謂漢王又曰漢

冀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陰勒餘泚水上追殺趙王

敗於襄國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葉

泚音抵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曰斬而復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生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盧縮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縮壯季書

爾居又相愛也班固漢書晉孝哀

紀曰婉奕董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高祖臣知上欲

公惟亮天工王維詩曰高祖崩縮遂

乃立縮為燕人之貪禍寧為亂漢書曰高祖崩縮遂

王章印章也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

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

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銷肅肅荆王董我二軍漢書劉賈將貳

呼玄切酈持益切楚孔安國尚書我圖四方殷薦其勳漢書曰高祖追項

傳曰董督也間招楚大司馬周庸親作勞舊楚是公往踐厥宇大啓

穀周穀反楚佐賈淮濱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

刑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

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與亡末命是期王亡與亡已見任助絳侯質木多略寡

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曾是忠勇惟帝收歎漢

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雲鷲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

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谷右北平寧亂以武裝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

遼西遼東

平誅諸呂左傳榮栢子謂條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

范宣子曰夫尅亂在權

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

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

曰開闔闔方坐紫宮

太尉安劉氏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

已見上文動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以所重其為朕

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陳勝初起華閭河曹參使會水

詔曰張揖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

類誦項掩泪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曰沛公先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會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高帝焚而掘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惣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曰殫以篤敬悟主忠信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子征漢書曰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振威龍蛇未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蛇漢書曰擣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勸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地名也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必嬰為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而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穎陰銳敏屢為軍鋒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乘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吳還定淮北

帥是承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北朝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君教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

卑計欲捐成臯以東屯華維以距楚鄧食其曰願足下

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

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罔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漢風載

祖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黻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責已乃烹食其我

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

褐獻寶事虞將軍欲與鮮衣蔽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鄴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毛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亦復貫知言之往制

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勁越來訪皇漢

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為上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附會平勃夷以翦亂漢書

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以翦亂漢書

呂欽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說平曰天下安主意於相危

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

報如之則呂氏謀益衰及誅呂氏賈頰有力焉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

趙邦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

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

三代夏殷周也尚無知獻敬獨昭奇跡察伴蕭相貺同

書曰垂裕後昆

而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魏無知
師錫帝曰有鄒在下曰虞舜
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魏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留數月漢之取天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喪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
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
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沉心善
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
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紀信誑項軹軒
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軹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
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
以故漢王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
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周苛慷慨心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
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頭王怒烹苛
貞
軌偕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
與晏同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違
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大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曰媪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臣震

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

能成其大山不辭士故能成其韶護錯音衮龍比象

高明主不厚人故能成其象龍衣也左傳曰滅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

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劍宣其利

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照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安國曰光充也充益四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卒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太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魏建安中

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員載其事先生環瑋

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也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誦頌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

淺字書曰談嘲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

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

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

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

宏材楊子雲解朝曰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

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

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而生著又曰神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

王曰是良史也能讀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漢

謝承後漢書曰光明圖緯百家眾流已見任助策秀才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經脈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

周禮曰六藝禮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

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孔融

易曰不習無不利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夫其明濟開豁包合弘大陵輟

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卿相謝哂豪桀籠罩靡前踰藉貴勢漢書曰張楚並

林曰踏音臺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

列如草芥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談者文以先生嘘吸

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呶呼吸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

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

時為郎宣帝時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大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泉陵也其父為泉陵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馬

辭曰以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

之吉順以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足

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澁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

而徐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

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樂在必行處淪固憂周易

則行之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

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

有制從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

適往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墟墓徒存

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棲棟傾落草萊弗除呂

夫弗除春秋曰農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

已規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各

哉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鸾晉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為之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
統理之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以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
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莫不宗匠
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道遇一世間宰匠萬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元首經略而股肱
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
肆力尚書答繇歌曰元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
禪伐不同孝經鉤命決元至於體分冥固追契不墜言至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於君
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揆一也
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

空季子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

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遽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

連述隱 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為亞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

卿車上吳坂遷延負輻而不能進見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頰也漢書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益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死

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

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默不如語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王曰王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此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

疏曰臣竊惟事勢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相子新論

可為流涕者二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

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

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一遇之不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
攬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等書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
論語子張曰由斯而談故以大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士見危致命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

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三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

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雍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若乃一旦進聖君臣易位漢書曰

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曰孔子曰君者舟也人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折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國以禮

國之惟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為國之惟心人說喜無怨聲

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

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傳曰子產卒而刑不濫

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曰博陸堂受遺武皇公瑾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

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

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非斧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倫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

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子布佐策致延譽之

美國語曰使張老駁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上之諤諤東觀漢記戴馮謝上然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然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番遣張
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
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
瑜昭舉笏欲褻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日夫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
舍之則蔽况沉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
揚雄以爲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
侯之有冠禮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序曰國史
有自來矣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雖大旨同歸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
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
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過也洪颺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爲土者飛

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石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爲賈

謚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頌無草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

探賸賞要周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且意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滄

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謀解時紛功濟字

內老子曰始救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容或或

太祖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公達潛

朗思同著蔡法言曰擇里之智也使知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友初發迹蓬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

議即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

殺依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

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惛惛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

太相征伐常謀謨幃幃時人及子弟莫知豐豐通韻迹

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惛惛

不斬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漢太

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

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

身莊子曰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論語曰孔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志成弱冠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韓詩曰蟋蟀在仁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漢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亦欲使漢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後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將軍將軍可乎布熱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者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

字高疑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芳蘭以喻

小人以前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

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盛德琰取訓表

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相子新論曰老子其

形哭哭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稍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遠白太祖甚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類川典農中即將軍駕

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痼以醉見傳臣以醜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尚

祿大夫薨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于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民未知德懼若

在已嘉謀肆庭謹言盈耳

魏書曰魏前後數陳得失群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

曰復聞謹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王生雖麗光不

踰挹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喻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濤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

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世太

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

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寄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

無所容豈君親自然匪曰名教教授既同情禮兼到經

不哀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不遠期在忠孝

魏志曰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

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

立露中為尚書坐高貴卿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茂緯

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蔡昌篤實不

撓不誑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玄伯

玄伯

玄伯

玄伯

玄伯

玄伯

玄伯

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漢書賈誼上書曰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紀曰高貴卿

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

思其次泰言唯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

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堂聖孔明基宇宏邈見上文器同生民獨

已見上文堂聖孔明基宇宏邈見上文器同生民獨

真堯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標榜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九之厄百六之

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

會者苟非命世孰掃雲霧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也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引以安國宗子思寧

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安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釋褐中林樹響為時棟亮為丞

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樹響為時棟亮為丞

時棟表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留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5 225 35 895" data-label="Text">

謝承後漢書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

嚴遵雅性高萬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

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喪亂世矣勝塗乘隆先

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綱繆拏后無妄惟時託

曰綱繆末薪毛長曰綱繆拏後無妄惟時託

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風夜匪懈義在緝熙

毛詩曰風夜匪懈以事三略既陳霸世香基蜀志曰劉

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其據守關頭聞數
有賊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
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成都所過輒尅為軍中即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
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
淵塞淵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疇昔不造假蜀志先
主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將軍進能微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將軍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紛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盼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百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一
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栢栢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志敵衡霍二山卓卓若人曜奇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斬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
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有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
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
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王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略威夷吳魏同寶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尚鞅曰吾說之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率群寮立而

生託朱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昭謂權

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世曰每念足下才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

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

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高高誘曰高際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於雲故曰雲臺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

顏色諫也論語曰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

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十年權遣使蜀

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豈無鶴鶴固慎名

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鶴鶴固慎名

器毛詩曰鶴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

薦可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正以招

疑忠而獲矣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立上

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 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

日君子以言有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好是不羣折而不

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吳志曰翻數犯類諫諍權不能

日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徒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

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騎然其疾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

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抑

下惠曰直道而事 嘆過孫陽放同賈臣楚辭曰驥騏驎

人焉往而不三黜 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

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差王石相揉和氏為之歎

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 誼既適去意不

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子師誼既適去意不

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 誼既適去意不

也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誼既適去意不

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誛誛衆多也使 整繕高衢驥首

天路

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枝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

期仰挹玄流

毛萇詩傳曰挹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

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也不在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

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

想重暉載挹載味

羊秀衛公詩曰仰 後生擊節懦夫增

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節孟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襄善堂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聖重刊
符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史記曰長卿病甚武

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号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率爾者踵武迹聽者

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通近也踵蹈也武迹也紛綸威

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韶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

於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管子曰罔若淑而不昌疇

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

與罔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

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文王改制爰周邠

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邠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

越於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豈不善始

善終哉漢書音義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故

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湛恩

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

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績是以業隆於緜緜而崇

冠於二后

孟康曰繼緜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

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頭號施尊

名謂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湧清曼羨張揖曰逢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涌泉貌徐廣曰湧沒也亡必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旁魄四塞

雲希霧散

張揖曰旁魄布也上暢九垓下沛八埏孟康曰

垓重也沛流也延若氣埏地之八際也言懷生之類沾

濡浸潤

懷生氣之類協氣橫流武節森逝協氣和氣也

逝遠邇陬游原遐闊沫沫

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

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鬱沒晦昧昭晰孟康曰昭晰皆湮滅晦昧喻夷

狄皆化之也穀梁昆蟲閻澤廻首面內文穎曰閻澤皆

向也閻音驛然後囿駟虞之珍羣言駟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駟虞

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徵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徵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

也道立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穡

雙船共抵之獸服虔曰麟性也船角共一本用以抵本也武獲周

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

不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

呼之也禮樂志曰些黃其何不來下鬼神接靈園

於間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人得於上郡之巫長陵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漢書音義

卓異也奇偉之物請詭非
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

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

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也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忍乎山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

而不為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惠

為讓也故先進議諫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曰文穎

也獨一物造見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

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陛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

昭曰三神上帝大山梁父也羣臣忍焉或曰且天為負

闡示珍符固不可辭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感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

而踰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

告誠天神之義也禮中嶽而幸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泰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見上文皇皇哉此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與也皇皇美也卒業也

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

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猶兼正列其義校

弗飾厥文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作春秋一藝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

正天時別人事故叙將襲舊典為七摠之六躬服虔曰舊

述大義為一經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為六經漢

茂實字也前聖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

天子佈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佈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佈或為沛

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

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

之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甘露時雨

厥壤可遊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滋液滲漉漉何生不育說

曰參下鹿也又曰鹿水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

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祀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名山顯位聖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泰山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

顯位封禪之事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收收穆穆君子之態

音義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收音曼態他代切

親其來

親見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遊彼靈

寺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田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鹿濯濯

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

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用敬享之

以社 福也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

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穆穆

蒸文穎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且

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所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

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 類託寄以 披執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文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假大也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此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先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

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遺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王莽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我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苞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玉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神明已見頌延年曲水詩序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已見西征賦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眚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請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眈眈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始也睢眈眈已見景福殿賦雖詐惟切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

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

黃者天地之雜色也易曰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豈聞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豈聞
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豈
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濬漢
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周無也豈明也伏羲
為三皇故曰羲皇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紂
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
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非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內德乃為神
明所祚非民所託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
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
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
卒宣公立又曰悼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
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

襄王 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于始皇史記曰莊
襄卒子政
止初并天下號始始皇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
不韋李斯皆
秦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
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
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
非情士官所職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誦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劉歆後太
常博士書六韜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
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然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
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
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

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

也潛大弗經靈巨狄鬼信之妖發星李入北斗李之為

言猶弗也步內切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西出西入東

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

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于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也巳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其舊緒不福祐之繹

見西征賦或為夜海水喻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

高民羣飛言亂也促甚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巳尚書曰兢兢業業

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回而昧之者極妖怨

壞徹而能全焉言古帝王之典有馮依瑞應而尚毀缺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威侮者階桀紂夏

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也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

自宛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

與將軍戮力攻秦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

不自意先入關沛公為漢王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項羽立

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沛公為漢王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漢書曰項羽立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法如儒林刑辟

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

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改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

也因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者為襲秦項故闕

也張道極數殫閻易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

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皇后顧懷言上帝迴

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

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子渾渟

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渾渟

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

震焉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

天淵已見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

答賓戲言難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

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倜儻

譎詭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

二篇於登假皇穹鋪衍下土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新

家其疇離之離應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

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太子發渡河

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

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

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其若帝續皇主續帝隨前踵古

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

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積也旁作穆穆明

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

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故也尚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

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手是以發祕府覽書

林遥集乎文雅之園翺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園

圃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胤也懿律嘉量盞

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神卦靈兆古文

異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煥炳昭曜靡不宣臻宣

也臻式軫軒旂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御

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軒皆車揚和鸞

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為趣中肆夏鄭玄周禮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衣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

之周禮曰公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

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姓媯陳田王子之同族

有所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

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明堂雍臺莊觀也漢書

奏起明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

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

而又立樂故 **比懷單于廣德也** 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

云六經也 **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

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 **經井田** 漢書曰井其男口不盈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免人役** 漢書曰莽令更名天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得賣方甫刑** 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

之 **匡馬法**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

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 **恢崇祗庸燦德**

懿和之風 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廣彼摺紳講習**

言諫箴誦之塗 摺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貢山上疏曰古

者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言諫過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

有斯容易曰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 韞韞已見

鴻漸干陸 **天人** 韞韞已見

韞 古字 **郁乎煥哉** 論語曰郁乎煥哉又 **天人之事**

盛矣鬼神之望充塞 言有聖德信能 **羣公先正罔不夷**

儀 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 **姦究寇賊罔不振威**

曰姦夷猾夏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史記曰黃帝者

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惟黃

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

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

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麟麟光明也麟 **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 言風化所被近

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 **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 術前

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 **典而巡四民** 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

受命者之興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

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

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

皇之上泰山中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

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

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

喁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宜命

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言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述昔二今萬世常戴魏魏履栗

栗魏巍高大也已見上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則百工

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荷天衢

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斯天下之上則

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

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

中平之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且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未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遠遠矣臣固常伏刻誦美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祠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云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

身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天地體沉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
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
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始
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
復始同於草昧造草昧天玄混之中淵濁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莫
得綴連也厥有氏號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大昊
綴知銳切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
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莫
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莫乎其書猶得而修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
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而炳諸典謨以冠
翼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陶唐舍胤而

禪有虞者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

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

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
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三季王桀紂縣象閭而恒文華

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晉明莫大乎日月尚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
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外行也
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宗揚明其德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迪喆之德備哉粲爛具神明之式也雖泉夔衡旦密勿
之輔比茲禰矣也密勿已見傳季交求贈劉前軍表是
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
雲蒸雷動電燦胡縉莽分尚不蒞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
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二子胡亥為太
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
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
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
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
曰易曰君子有子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
正位謂命有子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
不嗣漢書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為嗣靡號師矢敢奮搗之容矢陳也敦勉
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蓋以膺當矣
諸誓勸勉秉茲奮麾之容搗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矣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蓄炎上之
列精謂大漢之德也善曰尚書曰炎上蘊孔佐之弘陳去爾善曰
即孔子也能表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
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
已本事曰誥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其蹟可探也善
戒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其蹟可探也善
探曠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
文賦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
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

曰維覆一箕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九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教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

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賦黎善曰乘因也言因

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至于參五華夏**京

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長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亳孔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

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

有勲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

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勲德耻於始代也豈不然乎左氏傳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 **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 **以崇嚴祖考**

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 **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

貌 **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古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

人以此齋戒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 **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皆為之父母模範也既陶已見上文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宣備也故樂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中宗孝明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

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

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

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言皆匿亡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

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發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

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發于上善曰鋪聞遺策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肺眺測歷盈縮之

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絃字外運渾元內沾豪芒言漢道外則運行

於豪芒言巨性類循理品物感其已久矣易曰品盛

細咸被也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

之君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宙尊亡與元乃始虔鞏學謙

也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謙君亦有終吉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

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

事煥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

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

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後曰紹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

內制作之事由末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髯

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慎而無禮則蕙優謂優游也尚於

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經

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

鯁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

鯁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懸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儀尚書曰鳳皇來儀

浮沉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禮修

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擾縹文皓質

於郊思睿信立則白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禮謠曰龜

龍在當沼甘露宵零於豐章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三足軒

翥於茂樹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若乃嘉穀靈草奇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天子裘日月

邦畿卓瑩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

蓂多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毛詩曰護降嘉種維秬維秠爾雅曰秬黑

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蓂薛君曰蓂大麥也音莫侯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

翼翼異域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

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遠放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

裕後昆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勲德旅力

也息如深切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滕恭館宗廟金滕之所在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顯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

之事尚覽之以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

明而由天賜之孔繇先命聖享也繇道也言孔子先

使視而行之孔繇先命聖享也定道誠至信也體

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景命也言

此吉當此時者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因定以和

皇天之大命也順乎天應乎人神治定作樂善曰三靈

神以和人神善曰三靈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蕤清廟憚勅天命也輕

也憚難也勅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

王也尚書曰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達

勅天之命伊維也遂古達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善曰古封

二君今又善曰古封有不俾而假素尚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

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君有天下使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

如台孔安國夏罪其傳曰台我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

羣儒諭洽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誼之林

數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

澤無水曰數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

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

洞酌彼行潦又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矣謹直言也經常也繇古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將緝萬嗣揚洪輝奮豐京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緝使也緝與緝通也吉字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天之六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意此道惟唐

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